

中國
全史

大眾文藝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1
第 二 回	毁故庙感伤故后 挑外衅激怒外夷	8
第 三 回	盗贼如猬聚众抗官 父子聚麀因奸谋逆	17
第 四 回	受胁迫廉丹战死 图光复刘氏起兵	25
第 五 回	立汉裔郾水升坛 破莽将昆阳扫敌	34
第 六 回	害刘纁群奸得计 诛王莽乱刃分尸	42
第 七 回	杖策相从片言悟主 坚冰待涉一德格天	50
第 八 回	投真定得婚郭女 平邯郸受封萧王	58
第 九 回	斩谢躬收取邺中 毙贾强扬威河右	66
第 十 回	光武帝登坛即位 淮阳王奉玺乞降	74
第 十 一 回	刘盆子乞怜让位 宋司空守义拒婚	82

第十二回	掘园陵淫寇逞凶 张挾伐降王服罪	89
第十三回	诛邓奉惩奸肃纪 戕刘永献首邀功	97
第十四回	愚彭宠卧榻丧生 智王霸举杯却敌	104
第十五回	奋英谋三战平齐地 困强虏两载下舒城	112
第十六回	诣东都马援识主 图西蜀冯异定谋	119
第十七回	抗朝命甘降公孙述 重士节亲访严子陵	127
第十八回	借寇君颖上迎銮 收高峻陇西平乱	135
第十九回	猛汉将营中遇刺 伪蜀帝城下拼生	143
第二十回	废郭后移宠阴贵人 诛蛮妇荡平金溪穴	151
第二十一回	洛阳令撞柱明忠 日逐王献图通款	159
第二十二回	马援病歿壶头山 单于徙居美稷县	167
第二十三回	纳直言超迁张佚 信讖文怒斥桓谭	175
第二十四回	幸津门哭兄全孝友 图云台为后避勋亲	183
第二十五回	抗北庭郑众折强威 赴西竺蔡邕求佛典	191

第二十六回	辨冤狱寒朗力谏 送友丧范式全交	198
第二十七回	哀牢王举种投诚 匈奴兵望营中计	205
第二十八回	使西域班超焚虏 御北寇耿恭拜泉	212
第二十九回	拔重围迎还校尉 抑外戚曲海嗣皇	220
第三十回	请济师司马献谋 巧架诬牝鸡逞毒	228
第三十一回	诱叛王杯酒施巧计 弹权威力疾草遗言	236
第三十二回	杀刘畅惧罪请师 系郅寿含冤毕命	244
第三十三回	登燕然山夸功勒石 闹洛阳市渔色贪财	253
第三十四回	黜外戚群奸伏法 歼首虏定远封侯	261
第三十五回	送番母市恩遭反噬 得邓女分宠启阴谋	269
第三十六回	鲁叔陵讲经称帝旨 曹大家上表乞兄归	277
第三十七回	立继嗣太后再临朝 解重围副尉连毙虏	285
第三十八回	勇梁慄三战著功 智虞诩一行平贼	293
第三十九回	作女诫遗编示范 拒羌虏增灶称奇	301

第四十回	驳百僚班勇陈边事 畏四知杨震却遗金	309
第四十一回	黜邓宗父子同绝粒 祭甘陵母女并扬威	317
第四十二回	班长史捣破车师国 杨太尉就死夕阳亭	325
第四十三回	秘大丧还宫立幼主 诛元舅登殿滥封侯	334
第四十四回	救忠臣阉党自相攻 应贵相佳人终作后	342
第四十五回	进李固对策膺首选 举祝良解甲定群蛮	351
第四十六回	马贤战歿姑射山 张纲驰抚广陵贼	360
第四十七回	立冲人母后摄政 毒少主元舅横行	368
第四十八回	父死弟孤文姬托命 夫骄妻悍孙寿肆淫	376
第四十九回	忤内侍朱穆遭囚 就外任陈龟拜表	385
第五十回	定密谋族诛梁氏 嫉忠谏冤杀李云	393
第五十一回	受一钱廉吏迁官 劾群阉直臣伏阙	401
第五十二回	导后进望重郭林宗 易中宫幽死邓皇后	409
第五十三回	激军心焚营施巧计 信谗构严诏捕名贤	417

第五十四回	驳问官范滂持正	425
	嫉奸党宴武陈词	
第五十五回	驱蠹贼失计反遭殃	433
	感蛇妖进言终忤旨	
第五十六回	段颎百战平羌种	441
	曹节一网殄名流	
第五十七回	葬太后陈球伸正议	449
	规嗣主蔡邕上封章	
第五十八回	弃母全城赵苞破敌	458
	蛊君逞毒程璜架诬	
第五十九回	诛大慙酷吏除奸	466
	受重赂妇翁嫁祸	
第六十回	挟妖道黄巾作乱	474
	毁贼营黑夜奏功	
第六十一回	曹操会师平贼党	482
	朱俊用计下坚城	
第六十二回	起义兵三雄同杀贼	489
	拜长史群寇识尊贤	
第六十三回	请诛奸孙坚献议	497
	拼杀贼傅燮捐躯	
第六十四回	登将坛灵帝张威	504
	入宫门何进遇救	
第六十五回	元舅召兵泄谋被害	511
	权阉伏罪奉驾言归	
第六十六回	逞奸谋擅权易主	519
	讨逆贼歃血同盟	
第六十七回	议迁都董卓营私	527
	遇强敌曹操中箭	

第六十八回	入洛阳观光得玺 出磐河构怨兴兵	535
第六十九回	骂逆贼节妇留名 遵密嘱美人弄技	543
第七十回	元恶伏辜变生部曲 多财取祸殃及全家	551
第七十一回	攻濮阳曹操败还 失幽州刘虞被戮	559
第七十二回	糜竺陈登双劝驾 李傕郭汜两交兵	567
第七十三回	御辟蒙尘沿途遇寇 危城失守抗志捐躯	575
第七十四回	孟德乘机引兵迎驾 奉先排难射戟解围	583
第七十五回	略横江奋迹兴师 下宛城痴情猎艳	591
第七十六回	策十胜郭嘉申议 劝再进贾诩善谋	599
第七十七回	愎谏招尤吕布殒命 推诚待士孙策知人	608
第七十八回	穿地道焚死公孙瓒 害国威勒毙董贵妃	616
第七十九回	袁本初驰檄疗风疾 孙伯符中箭促天年	624
第八十回	焚鸟巢曹操屡施谋 奔荆州刘备再避难	633
第八十一回	守孤城审配全忠 嫁二夫甄氏失节	642

第八十二回	出塞外绕途歼众虏 顾隆中决策定三分	650
第八十三回	入江夏孙权复仇 走当阳赵云救主	658
第八十四回	召周郎东吴主战 破曹军赤壁鏖兵	666
第八十五回	续嘉耦老夫得少妻 上遗笈壮年悲短命	674
第八十六回	拒马儿许褚效忠 迎虎主刘璋失计	683
第八十七回	失冀城马超奔难 逼许宫伏后罹殃	691
第八十八回	见外使奸雄代捉刀 察重伤功臣邀赐盖	700
第八十九回	得汉中刘玄德称王 失荆州关云长殉义	708
第九十回	济父恶曹丕篡位 接宗祧蜀汉开基	716
第九十一回	陆伯言定计毁连营 刘先主临危传顾命	725
第九十二回	尊西蜀难倒东吴使 平南蛮表兴北伐师	733
第九十三回	失街亭挥泪斩马谡 返汉中授计戮王双	741
第九十四回	木门道张郃毙命 五丈原诸葛归天	749
第九十五回	王子均昌言平乱 公孙渊战败受擒	757

第九十六回	承遗诏司马秉权 缴印绶将军赤族	765
第九十七回	猛姜维北伐丧师 老丁奉东兴杀敌	774
第九十八回	司马师擅权行废立 毋丘俭失策致败亡	783
第九十九回	满恶贯孙琳伏诛 竭忠贞王经死节	791
第一百回	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	800

第五十一回

受一钱廉吏迁官

劾群阉直臣伏阙

却说第五种见忤权阉，被徙朔方，已是冤屈得很。哪知单超更计中有计，叫他前往朔方，实是一条死路，不使生归。原来朔方太守董援乃是单超外孙，一闻第五种将到，自然摩厉以须，即欲将种处死。种前为高密侯相，尝优待门下掾孙斌，斌此时已入京当差，侦知超谋，亟语友人閆子直、甄子然道：“盗憎主人，由来已久；今第五使君当投裔土，偏有单超外孙，为彼郡守，是明明前去送死哩！我意欲迫援使君，令得免难；若我奉使君回来，计惟付汝二人，好为藏匿，方可无虞！”閆、甄二人齐声应诺。于是斌率侠客数人，星夜追种；行至太原，幸得相遇，当然格毙送吏，由斌下马让种，斌随后步行，一昼夜行四百里，才得脱归，就将种交与閆、甄二家，匿处数年。至单超已死，徐州从事臧旻为种讼冤，始得邀赦还乡，正命考终。惟单超于延熹二年病死，诏赐东园秘器，及棺中玉具；到了出葬时候，复发五营骑士，与将作大匠，筑造坟茔，更令将军侍御史护丧，备极显赫。嗣是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越觉骄横，统皆起第宅，筑楼观，穷工极巧，备极繁华；又多取良人美女，充作姬妾，衣必绮罗，饰必金玉，几与宫中妃嫔相似，所有仆从婢媼，亦皆乘车出入，倚势作威。都中人为作短歌道：“左回天，贝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四侯权焰熏天，只苦不能生育，于是收养螟蛉，或取自同宗，或乞诸异姓，甚且买奴为子，谋袭封爵；兄弟姻

戚，都得乘势攀援，出宰州郡。单超弟安，得为河东太守，弟子匡，得为济阴太守；左悺弟敏，得为陈留太守；贝瑗兄恭，得为沛相；徐璜弟盛，得为河内太守，兄子宣，得为下邳令。这班权阉家属，统是无德无能，但知作威作福，可怜那无辜百姓，枉受折磨，无从呼吁。就中有下邳令徐宣，尤为暴虐，莅任以后，有所需求，定要弄他到手，不管什么理法。故汝南太守李膺籍隶下邳，生有一女，却是美貌似花，守身如玉。宣早闻她德容兼工，求为姬妾。李膺虽已去世，究竟是故家世族，怎肯将黄堂太守的女儿，配做阉人子弟的次妻？当然设词谢绝。哪知宣怀恨在心，既做了下邳令，就潜遣吏卒，闯入膺家，竟将膺女劫取了来。膺女宁死不从，信口辱骂，惹得徐宣性起，指挥奴仆，将膺女褪去外衣，赤条条的绑于柱中，要她俯首受污。膺女倔强如故，宣反易怒为笑，取出一张软弓，搭住箭干，戏把膺女作为箭靶，接连射了好几箭，断送了名媛性命。反掷弓地上，大笑不止，当下将女尸拖出，藁葬城东。膺家失去娇女，自然向太守鸣冤。偏太守惮宣威势，不敢案验，一味的延宕过去，经膺家再三催请，终无音响。可巧有个东海相黄浮，刚正著名，不畏强御，当由膺家具词申控，果然朝进冤词，夕蒙批准。下邳为东海属县，浮正好秉公办理，立飭干吏传到徐宣，面加讯鞫，宣尚狡词抵赖；再将宣家属一并拘入，无论老少长幼，各自审问，免不得有人招认，一经质对，宣亦无从狡展；惟还仗着乃叔势力，不肯服罪。浮竟命左右褪宣衣冠，将他反剪，喝令推出斩首。掾史以下，争至浮前谏阻，浮奋然道：“徐宣国贼，淫凶无道，今日杀宣，明日我即坐罪，死亦瞑目了！”说着，即起座出轍，亲自监斩，榜罪通衢，暴尸市曹，都中无不称快。独徐璜得宣死耗，大为怨恨，便入白桓帝，捏造谎言，只说黄浮得了私贿，妄害侄儿；桓帝信以为真，即将浮革职论罪，输作左校。嗣复令左悺兄胜，为河东太守。皮氏县长赵岐耻为胜属，即日弃官归里。岐为京兆人氏，总道归田守志，可以无虞，哪知京兆尹换一新官，乃是唐衡兄玆，与岐有隙，诬称岐窃帑逃回，飭吏收捕；岐先得风声，走匿他

处，吏役无可报命，索性把岐家族，尽行拘去，迫令将岐交出。岐闻全家被系，奔窜益远，哪里还敢投案？唐玆即将岐家族数十人，一体并戮，只有岐隐姓埋名，逃至北海市中，卖饼为生。北海人孙嵩，见岐仪容雅秀，料非凡品，因即载与俱归，藏置复壁中。后来诸唐失势，岐乃复出，再拜并州刺史。事见后文。

且说太尉黄琼，因病免官，继任为太常刘矩。矩系沛人，前为雍邱令，以礼化民，民有争讼，辄传引至前，提耳训告，说是忿恚可忍，县署不可入，使他归家自思，两造闻言感悟，往往罢去。因此狱讼空虚，循声卓著；累迁为朝中首辅，颇号得人，未几司空虞放，亦因事免归，再召黄琼为司空，琼固辞不获，勉强就职，月余复乞休归去；乃进大鸿胪刘宠为司空。宠籍隶东莱，曾出守会稽，除烦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征为将作大匠。祇被起行，途遇五六老叟，各赍百钱，奉作赆仪。宠慰谕道：“父老远来送行，得毋太苦？”诸老叟齐声道：“山谷衰民，未识朝仪，但知前时太守，专务苛征，郡吏奉令催迫，日夜不绝，无不敢安；今自明府下车以来，吏不追呼，犬不夜吠，小民何幸，得遇使君？乃闻朝廷征公内用，无从挽留，不得已来此送公，明知百钱不足为赆，惟思公两袖清风，不愿多受，区区奉敬，聊表诚意罢了！”宠温颜答道：“我政何能尽如叟言？只是烦劳父老，未便却情。”说至此，即将诸老叟所奉各钱，选出大钱一枚，总算收受，余皆却还，遂与诸老叟拱手告别；后人称为刘宠一钱，便是为此。宠入都为将作大匠，转调大鸿胪，超迁司空，与刘矩同为东汉良辅。且当时司徒种嵩，亦有重名，三人齐心辅政，阉竖等稍稍敛迹，号称清平。故太尉李固幼子燮，奉诏征入，向姊文姬辞行，文姬戒燮道：“我家血食将绝，幸存我弟，得延一脉，重见天日，此去不患不得官，惟得官以后，宜杜绝交游，勿妄往来，更不可恨及梁氏，或有怨言；否则牵连主上，祸且重至了！燮唯唯而去，入朝得为议郎。已而王成病逝，燮追忆旧恩，依礼奉葬，每遇四节，必特设上宾位置，虔诚奉祀，这也可谓以德报德，不负恩人了。延熹三四年间，西羌复叛，护羌校尉段颍屡次

出讨，无战不捷；可奈羌众刁顽，出没无常，此去彼来，彼仆此起，累得河西一带，鸡犬不宁。烧当、烧何诸羌，先寇陇西金城，已被段颍击退；嗣又有先零羌、零吾羌等，进寇三辅，转入并、凉二州。段颍复调集湟中义从诸兵，前去堵截。偏凉州刺史郭閼贪功忌能，多方牵掣颍军，使不得进，义从诸兵，役久思归，陆续溃叛；郭閼且上书劾颍，反咎他不能抚下，遂致朝廷震怒，逮颍下狱，输作徒刑。河西失一长城，羌众愈炽。时皇甫规为泰山太守，平定剧贼；叔孙无忌威震一方，他本家居安定，熟悉羌情，因闻叛羌猖獗，志在奋效，乃即慨然上疏道：

自臣受任，志竭愚钝，实赖兖州刺史牵颖之清猛，中郎将宗资之信义，得承节度，幸无咎誉。今猾贼就灭，泰山略平，复闻群羌并皆反逆。臣生长邠岐，年已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预筹其事，有谏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马齿穷，不报大恩，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地形兵势，佐助诸军。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矣。自乌鼠山至东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是以越职，尽其区区。伏赐垂鉴。

这疏呈入，有诏令规为中郎将，使持节监关中兵，往讨诸羌。规受命西行，即至凉州，立即部署兵马，出击羌众，斩首至八百级，羌众乃退；规复晓谕威信，随机招抚，相率畏怀，互为劝降，投诚至十数万人，到了次年，沈氏羌又入寇张掖、酒泉，规发降羌往御，适值暮春淫雨，疫气熏蒸，军中陆续传染，十死三四，规亲至营帐，巡视将士，三军感奋，壁垒一新，羌人望风震慑，遣使乞降。安定太守孙儁、属国都尉李翥、督军御史张襄，贪残狼藉，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閼、汉阳太守赵熹，又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按罪条奏，或免或诛，羌人更不胜感激，

翕然听命。沈氏羌豪滇昌饥馑等，带领十余万口，共诣规营，长叩请罪；当由规善言抚慰，扶令起身，延入座中，晓示祸福利害，滇昌等应声如响，欢跃而去。看官试想！如皇甫规这番功绩，应该从优议叙，晋锡崇阶，谁知朝中腐竖，因他劾去私党，且没有什么私赠，竟在桓帝面前，交相谗构，反置规贿赂群羌，虚词降服。恒帝糊涂得很，遽下玺书责规。规忧愤交并，因复上书自讼道：

四年之秋，戎蠢丑戾，爰自西州，侵入泾阳，旧都惧骇，朝廷西顾，明诏不以臣愚駑怠，使率军就道。幸蒙威灵，得振国命，羌戎诸种，大小稽首，所省之费，约一亿以上。以为忠臣之义，不敢告劳，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践州界，先奏郡守孙僂，次及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奭；旋又勅凉州刺史郭闾、汉阳太守赵熹，陈其过恶，执据大辟。凡此五臣，支党半国家，下至小吏，所连及者复有百余。吏托报将之怨，子思复父之耻，载贲驰车，怀粮步走，交构豪门，竟流谤訾。云臣私贿诸羌，仇以钱货。若臣以私财，则家无担石；如物出于官，则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遗匈奴以官姬，镇乌孙以公主，今臣但费千万以怀叛羌，则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贵，将有何罪负义违理乎？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动资巨亿，有旋车完封，输入权门，而名成功立，厚加爵赏。今臣还督本土，纠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谤阴害，固其宜也！臣虽污秽，廉洁无闻，今见复没，耻痛实深。传称“鹿死不择音”，谨冒昧略上！

桓帝得书，虽然免谴，但仍将规召还都中，使为议郎。中常侍徐璜、左悺，尚欲向规求赂，屡遣私人问规功状，规终不一答；璜等恼羞成怒，再将前案提起，迫规就吏。规毅然对簿，词

不少屈。亲友属僚，多劝规从权贬节，且各欲为规贖资，馈遗权阉，规誓死不从。于是罗织成狱，说是余寇未绝，坐系廷尉，罚令至左校署充工；幸亏三公从中解救，又有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陈书，代规鸣冤，规始得赦罪，罢遣归家。会南中变起，长沙、零陵一带，盗贼啸聚，进攻桂阳；艾县贼又相继响应，焚长沙，掠益阳；零陵武陵诸蛮，复乘势蠢动，四出劫掠。御史中丞盛修，奉诏往讨，反为贼败；南郡太守李肃，弃城逃生；主簿胡爽，叩马谏诤，被肃杀死，朝廷捕肃处斩；荫恤爽子，特令太常冯緄为车骑将军，督兵剿贼。緄见前时所遣将帅，往往被宦官陷害，因请中常侍一人偕行，监察军费，乃命张敞监军；前武陵太守应奉，有德及民，輿情翕服，緄又调令同往。及抵长沙，便使奉晓谕贼众，贼果释械请降；进击武陵蛮，斩首四千级，受降十余万，荆州平定。緄归功应奉，荐为司隶校尉，自乞骸骨归里，有诏不许。惟宦官向緄索赂不得如愿，遂劾使监军张敞，奏称緄挈美婢二人，戎服从军，又至江陵勒石纪功，妄为夸张，请下吏案验；尚书令黄儁谓緄无罪，才得罢议。越年桂阳复乱，由太守陈奉讨平，緄终坐此免官。前冀州刺史朱穆，复起为尚书，目睹宦官骄横，不忍缄默，因申疏力谏道：

案本朝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珥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静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则陛下可为尧舜之君，众僚皆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圣化矣！

疏入不省，朱穆待了数日，未见批答，乃入朝进见，伏阙面

陈道：“臣闻汉家旧典，尝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览尚书事，又有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这三人统用士族。自和熹太后监朝，不接公卿，始用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嗣是以后，权倾人主，穷困天下，今宜一律罢遣，博选耆硕，与参政事，方可追复前规，再臻盛治。愿陛下勿疑！”桓帝听着，默不一答，面上且现出怒容。穆伏不肯起，当由左右传旨令退，好多时方才起来，徐徐退去。宦官恨穆切直，屡加诋毁。穆愤不得伸，疽发背上，未几病终，享年六十有四。总计穆居官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产，公卿共表穆立节忠清，虔恭机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宠；桓帝乃下诏褒叙，追赠穆为益州太守。先是穆父颀为陈相，修明儒术，颀歿后，由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为贞宣先生；及穆病逝，陈留人蔡邕，复与门人述穆体行，谥为文忠先生。前太尉黄琼，家居二年，老病益剧，自思权阉当道，未能力除，常引为已憾。特草成遗疏千言，使人赍至阙廷，由小子节录如下：

陛下初从藩国，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谓见太平；而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乔，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忘家，陨歿为报，而坐陈国议，遂见残灭，贤愚切痛，海内伤惧。又前白马令李云，指言宦官罪秽宜除。皆因众人之心，以救积薪之敝；弘农杜众知云所言宜行，惧云以忠获罪，故上书陈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国家，庶云获免。而云既不辜，众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结，故朝野之人，以忠为讳。尚书周永，昔为沛令，素事梁冀，借其威势，坐事当罪，越拜令职；及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又黄门协邪，群辈相党，自冀兴

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宄，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抵金玉于沙砾，碎珪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臣至顽弩，世荷国恩，身轻位重，勤不补过；然惧于永殁，负衅益深，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庶有万分，无恨三泉。

这本奏章，也是自知必死，尽言规主；怎奈桓帝沉迷不醒，看了这班刑余腐竖，好似再造恩人，无论他如何凶横，总是不忍撵逐，坐使赤胆忠心的黄世英，饮恨以终。讷闻朝廷，总算予谥忠侯，追赠车骑将军。小子有诗叹道：

临死犹闻上谏章，良言未用志难偿。
臣躯虽逝忠常在，赢得千秋一字香。

黄琼既殁，四方名士，争往会葬，多至六七千人；独有一儒生前来吊丧，举动行止，与众人迥不相同。欲知此人来历，待至下回表明。

东汉时代，循吏颇多，往往升任三公，匡辅王室，而朝政未闻有起色者，君失其明，内蔽群小，而三公不能久任故也。试观刘宪之卸任会稽，仅受一钱，其生平之廉洁可知；及擢任司空，与刘矩、种暠等同心辅政，应不难坐致太平，然而庸主之昏迷如故，虽有良辅，无能为力；况置三公如弈棋，不久而皆闻罢免耶？段熲皇甫规冯緄等，并有功加罪，朱穆力争而不用，黄琼死谏而不从，汉之为汉，大势可知。宁待党锢祸起，正士一空，而始见东京之沦替欤？